

最暖的时光

马娟娟

记忆的长卷缓缓铺展,姥姥的身影,是卷首最温润的注脚。她总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袖口沾着星星点点的麦粉与灶灰,在土坯房的袅袅炊烟里,将寻常的日子,过成了我心底最暖的时光。

或许是母亲被琐碎的生计缠得分身乏术,或许是山坳里的风与田埂,最能妥帖安放一个孩童的懵懂与顽劣,自记事起,我便常被送往那方水土,在姥姥的殷殷目光里,捡拾一段鎏金般的童年。犹记某个清冷的清晨,母亲牵着我站在车站的站台,风掀起她的衣角,我能清晰感知到,她的下巴微微颤抖,温热的泪水慢慢流下。可当姥姥家的柴门“吱呀”一声被推

开,她带着灶火余温的手接过我,掌心那只刚烙好的馍馍便迫不及待地塞进我怀里。麦香混着柴火的焦香扑面而来,烫得我指尖发颤,却舍不得松开。那脆生生的壳,软乎乎的瓤,还带着星星点点的香豆菜粒儿,是此后无数个辗转的日夜,再未复刻过的人间至味。

那时,一脚踏进姥姥家的门槛,我便如脱缰的小马,直奔前院舅妈家,隔着高高的围墙踩着木梯子喊一声“阿依舍”,几个毛茸茸的脑袋便从堂屋门后探出来,随即聚在一起,往山脚下的小河奔去,脚步踩碎了一路的阳光。

冬日的小河,是大自然馈赠的滑冰场。薄冰覆在水面,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像是大地

在低声吟唱古老的童谣。我们揣着冻得通红的小手,蹲在河边啃冰碴儿,清冽的寒气漫过舌尖,泛起一丝微苦,却笑得前仰后合。有时还跟着姥爷,拉着那架吱呀作响的木爬犁去河心凿冰,蓝莹莹的冰块被一块块搬上车,冰碴儿蹭在脖子里,凉得人直缩肩膀,却仍抢着要抱最大的一块,只为给圈里的牛羊,存下一冬的甘甜。

夏日的小河,则是另一番鲜活模样。浅滩处的水流刚没过脚面,凉丝丝的水裹着圆润的石子,轻轻蹭过脚心,痒得人直跺脚。我们蹲在河边,扒开绿油油的水草,看黑色的蝌蚪在指缝间扭着尾巴逃窜,抓满一瓶子后,便躲在

老槐树的浓荫里,静静等候它们褪去尾巴、长出后腿的奇妙时刻。

这是我独有的童年记忆。岁月如白驹过隙,那些奔跑的身影、清脆的笑声,仿佛还在山风中回荡,可姥姥却已被时光带走,化作天边最温柔的一颗星,只留下这些温润的片段,在记忆里熠熠生辉,成为我此生最珍贵的念想。

如今再翻开记忆的长卷,山坳里的风仍带着麦香,姥姥围裙上的灶灰痕迹,那只烫手心

喜迎元宵

周晓灵

灯期策马喜扬鞭,
十五长空挂玉盘。
若问今朝谁更美,
湖城万户庆丰年。

闹元宵

冯万礼

元宵佳节乐翻天,
璀璨烟花伴月圆。
社火比灯灯彩展,
竞猜游戏竞争先。

元宵佳节

张文豹

十五元宵闹起来,
神州万众笑颜开。
璀璨烟花迷人眼,
月光如水落满怀。

元宵节话别

徐龙

余味无欢送归人,
上元悬月跪双亲。
花灯永昼长安夜,
一别元宵路满尘。

元宵节抒怀

杜瑞光

(一)

火树银花照亮天,
龙腾狮跃舞蹁跹。
霓虹炫彩生奇幻,
十五佳节庆团圆。

(二)

烟花不绝闹元宵,
猜谜游园赏高跷。
甜郁汤圆开好运,
观灯嬉笑赶春潮。

徜徉青铜峡(四章)

包作军

贺兰山上看云

佩索阿说:“坐在你身边看云,我看得更清楚。”

坐在贺兰山上看云,云在天空中飞。比花朵更纯净,比浪花更轻盈。云朵变换着姿势,擦蓝天空,密集的鸟声,风一般在林子里绕来绕去,每一声都那样清脆,带着水滴。

我们坐在一百零八塔下,沙枣花自四周盛开,香气扑鼻。我们无法重组或说出其间内容,我们一直在歌唱。

青秀园的下午

星期天的下午,远离酒杯,远离麻将,远离《百年孤独》……

走进青秀园,走进绿,走进阳光,走进孩子的笑。

一切抛开,让风陪伴自己,看花之舞蹈。

与风说些悄悄话,将心事藏在低处,藏在紫穗槐和垂柳的低处。翠微湖大大的眼睛,安静地看着天空。

偶尔,它的瞳仁里飞出一群白鸽。

徜徉青铜峡

春花养眼,夏雨不淫,秋霜不惊,冬雪可喜。

天高云淡,像你的历史明澈久远;粗砺的岁月,给了你狂放的容颜。

大禹青筋暴露的手,劈出造福后人的古峡。

贡米的香,河鲤的美,董府的幽,百塔的雅。

桃红柳绿,母亲的白发,袅袅的炊烟,都化作心底流动的诗篇。

故土风情,犹如一幅青铜版画。

拦河大坝

独立大河之畔,天昏,水浊。

水从天上来,水向低处去。一只鸟逆风而上,一尾鱼顺流而下;做一只鸟,抑或一尾鱼?

天寂,水沉。暮地,脚底响起万钧雷霆,数不清的猛狮跳跃,

高过所有的期待和飞翔。河水挥动黄色的巨手,把一个激情的梦,轰轰烈烈地推向远方。

归途

王怀君

站台坐落于山坡高处晨风苏醒在黎明之前远方,高铁传来悠长的笛音寒意悄然弥漫,带着缠绵我同风并肩立于深冬

那么多时日不曾纵情唯有脚下的石板即将被扣响与铁轨渐近的铿锵共振诉说这个冬天的隐痛

山坡上的树梢轻摇着霞光的暖意我眉上的寒霜凝作晶莹的雪花风只偷偷一瞥窥见那雪花竟羞红天边的云缕

悬挂在枝头的太阳如新年的灯笼在回家的方向亮起春的眼



水暖鸭先知

牛向雯 摄



院子里的老槐树

王慧琴

我需要捂紧心底的伤疤,刻意躲过思念的刀锋,才敢让思绪的翅膀飞回久别的故乡。

奶奶端坐在光阴里,发髻上的老银簪鲜亮如贝壳。朦胧中,仿佛又看到她打开紫木箱上那把老旧的铜锁,悄悄塞给我几颗糖,甜到梦里都能笑醒。

最疼我的奶奶早已去了月光深处的天堂。泪光婆娑中,我又看到了她坐在老槐树下,皱纹层叠的脸上总是带着祥和的笑意,轻轻唤着我的乳名,细语叮咛。

墙角生锈的犁耙和镰刀,让我想起了曾经

年轻力壮的父亲,用一双手托起一家人。

如山的父亲,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夺走了健康。他像门前的那棵老槐树,萎靡苍老,步履蹒跚,每天蹒跚在老屋的院子里,如一片枯残的叶子在风中颤抖。那个飘雪的夜晚,他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以至于我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那晚的大雪落在我心上,至今未化。

我需仰着头,让悲伤逆流,才能撕心裂肺地喊出一声——父亲!

如今,风烛残年的母亲,眼神失了往日的

神采,愈发地沉默寡言。她总是避开喧闹,一个人孤独着。她的孤寂深得不可触摸。我能看到的,只有她手里的药片。

母亲,我宁愿你忙于田间地头,挽着裤脚穿梭于房前屋后,坐在屋檐下缝补着我们年少清贫的日子。明媚的笑脸,如同一棵向日葵,驱散我们所有的阴霾。

时光啊,一晃都去了哪里?是我不够珍惜时光,还是时光不珍惜我们?是我们错了,还是时光错了?

没有人回答我,只有老槐树在沙沙作响。

别了,高利乌素

牛海武

离开高利乌素村已经四个月了,可我的心,似乎总有一角还留在那里。每当风起的时候,我总会下意识地望向北方,仿佛还能看见那片被风沙笼罩的土地。

那是盐池最北边的一个村子,紧挨着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三段地,再往北走,就是毛乌素沙漠。那里的风,是有脾气的。它来时,总是浩浩荡荡,卷起漫天黄沙,把天空染成旧照片的颜色。第二天清晨,村部院子和窗台里外便均匀地铺了一层沙,阳光下居然还有泛着一点荧光的感觉。我握着扫帚,一下,又一下,扫去地上的尘埃,同时也扫起了地上的尘埃,落在院子里刚擦过的窗台。驻村前,我知道单位帮扶的是这个村,对它的困难有所耳闻,但真正住下来,才会体会到那种日复一日的艰苦。

风沙虽烈,人心却暖。黄主任话不多,比我大几岁,是搞集体经济的把好手。熟悉以后,他会用那些口耳相传的农谚,把深刻的道理说得朴实又亲切。黄主任就住村里的老树,因干旱和风沙野蛮生长,树冠不显规整,却把根在村子里扎得很深。而张支书,则是个机灵又风趣的人。记得那个加完班回城的深夜,车里坐着几个大男人尽显疲惫,他讲起了童年偷捏冰棍的趣事。他说,夏天有亲戚来村里卖冰

棍,他就抢着帮忙看箱子,等亲戚走开,他就偷偷从箱底捏碎几根冰棍。亲戚回来一看,冰棍碎了,只好送给他吃。很多年后,他才从亲戚那儿知道,人家早就发现了,只是没说破。一车人笑得流出了眼泪,车灯刺破黑暗,照亮了前路,也照亮了我们相依为伴的温情。那些故意捏碎的冰棍,也在我的记忆里化开了,至今还能尝到。

最难忘的是集体劳动的日子。四月村里种红葱,我们在村部院里一起剪葱苗、晾晒,再拉到集体地里栽种。我这个不太会干农活的人,也跟着学、跟着做。跪在沙地里栽葱时,膝盖陷进温热的土壤,细沙钻进每一个指缝。风一吹,人就成了土地的一部分,眉眼和发梢都染上它的颜色。我这才恍然,所谓“扎根”,原来是这样一种具体而入微的感受——不仅是人留在村里,更是村里的尘土,也落进了你的生命里。

五月种玉米,我跟大家一样,跟着播种机在后面拉滴灌带。我那双多年堆在家里阳台角落的运动鞋,在田埂上猝不及防地“咧咧嘴了”,鞋底几乎要掉下来。黄主任眼尖,看见我“扭扭捏捏”的样子,喊我“跑快点”,再一看我的鞋子,顿时明白了缘由。他顺手用几段滴灌带帮我把鞋绑结实,戏称这是最新潮的乡土设计。那一刻

的窘迫与感动,混合着泥土的气息,深深烙进心底。这些粗糙的、充满尘土的瞬间,却奇妙地将我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缝合成一个整体。收工后,他回家拿了双儿子的运动鞋给我。我故作委屈地说:“这双鞋该放进村史馆。”张支书在一旁紧接着打趣:“快扔了吧,别占村里地方!”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这些情景,连同扫不完的沙、种不完的庄稼,以及那些一起入伙,一起加班,一起回城的经历,一点点填满了我驻村的日子。我在远离家人的地方,一点点褪去城市的壳,像一棵被移栽的树,在这片风沙之地,找到了新的生长方式。在这里,过着简单甚至粗糙的日子,却也从这些朴实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一种坚实的快乐。

六月,我被组织调往芨芨沟村。离开的那天,我独自走到村集体的田边。微风拂过,绿意盈盈,这片土地正在安静而有力地呼吸。我的眼眶忽然发热——原来告别这样难,难到风沙都显得温柔。也切身感受那句诗的召唤力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别了,教我读懂土地与坚韧的人们;别了,高利乌素的父老乡亲;别了,我沙土满襟的第二故乡。



三月桃花开 马一萍 摄